



认知语法基础

(第一卷) 理论前提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美] 兰盖克 (Ronald W. Langacker) 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认知语法基础

(第一卷) 理论前提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美] 兰盖克 (Ronald W. Langacker) 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美)兰盖克(Langacker, R. W.)著;牛保义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301-23287-3

I. 认… II. ①兰…②牛… III. 认知—语法—研究 IV. 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567 号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by Ronald W. Langacker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

书 名: 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

著作责任者: (美)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 航 译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287-3/H·34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32.5 印张 532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对语言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令人兴奋的时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语言学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确立了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语言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能力的学者,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无论是对语言事实的了解,还是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和理解,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然而,许多语言学家对这一学科的现状并不满意,尤其是语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虽然人们在语言理论研究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些投入是否产生了相应的回报。目前语言理论林林总总,相互矛盾,而且新的理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众多令人无所适从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明确的事实,那就是目前语言学界还没有形成任何理论共识。此外,令许多学者感到不安的是目前流行的各种理论视野狭窄并且缺乏自然性,还没有一个全面、统一的理论框架成功地把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语言结构所有方面的了解纳入其中,并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然而又富有见地的研究。简言之,语言研究总体上是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

我本人对目前语言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研究倾向是很不满意的,这涉及最底层的组织原则,即关于语言究竟是什么样子和关于语言理论应该关注哪些现象。我认为,主流理论的混乱不堪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于语言学家们在这一层面上所做出的不恰当的判断,以及盲目地接受某些态度和观念(其中有些态度和观念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甚至人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无论是对还是错,我以前曾做过这样的结论:当前语言理论的概念基础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补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从头做起。

自1973年夏开始,我尝试为语言理论找到更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一定价值的理论框架。许多重要的思想在最初的几年里形成,但从发展、改进、阐释到最终提出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前几年的努力只是这一漫长过程的初始(也是最早的)阶段。我设想

要许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一部巨著。因此,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坐下来开始写作,完成了若干章节。这些章节对我很有帮助,但都不成熟,因此写作本书时又是从头开始。第一部分于1982年以草稿形式散发,第二部分在1983年写成,第三部分在1984年写成。全面介绍我所提出的理论框架需要更多的章节,但现已完成的第一、二、三部分能够独立成篇,因此我现在把它们作为第一卷出版,目的是为了确保及时与读者见面,使这一新的理论框架的基本思想为更多人了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完成第二卷。

我最初把这一理论框架叫做**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为什么取这样的名称并不重要,实际上选择这一名称有许多很好的理由,以至于一个“官方的”解释无法充分说明其丰富的内涵。不过,尽管我认为这一术语是恰当的,但还是不被一些人接受,他们认为该术语不严肃。也许他们有一些道理。显然,一种叫做空间语法的理论可以不被人们重视,但一种叫做**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的理论可能会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为了避免这一理论模型潜在的价值被人们忽视,我在本书中选择了后一个术语,即**认知语法**。

为撰写本卷书而进行的初期研究得到了1978—1979学年古根海姆研究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ellowship)的资助。1983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我提供了两个季度的学术休假。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系和学术委员会为复印和散发本书的最初几稿提供了资金。在此谨致谢忱。

许多人士都曾经以各种方式为本项目的完成做出过贡献,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我的妻子佩吉(Peggy)。她为本书编写了索引,并长期毫无怨言地支持我。乔治·雷考夫(George Lakoff)给了我多种形式的帮助和鼓励,他是第一个承认或者是第一个承认说过“空间语法不是一派胡言”的知名学者。拉里·戈贝特(Larry Gorbet)为本书编写了术语表,并在许多方面与我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讨论。吉姆·麦考利(Jim McCawley)提供了详细且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在与理论模型的概念基础有关的根本问题和建立该模型的细节问题上,戴夫·塔吉(Dave Tuggy)曾与我进行过反复的探索,虽然结果并不总是让他满意。

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以各种方式提供了重要帮助。有的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中肯的讨论、评论与批评;有的为我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有的撰写推荐信,或者提醒我注意有关研究(甚至邮寄给我资料);有的通过其学

术刊物主编或编辑的身份为我的非正统观点提供支持。毫无疑问,下面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名单并非毫无遗漏。对那些没有提到的人,我没有任何轻慢之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仅仅表示简短的感谢也是不够的。他们是:Noriko Akatsuka, Julie Andresen, Zev Bar-Lev, Liz Bates, Ursula Bellugi-Klima, Dwight Bolinger, Bill Bright, Cecil Brown, Claudia Brugman, Frank Thomas Burke, William Carver, Wallace Chafe, Aaron Cicourel, Herb Clark, Alain Cohen, Bill Croft, Roy D'Andrade, Probal Dasgupta, Scott DeLancey, René Dirven, Pam Downing, Suzette Elgin, Jeff Elman, Gilles Fauconnier, Charles Fillmore, Erica García, Dedre Gentner, Cheng-ming Guo, John Haiman, Ken Hale, Eric Hamp, Heather Hardy, Leanne Hinton, Sue Hoover, Bill Jacobsen, Laura Janda, Mark Johnson, Paul Kay, Bob Kirsner, Ed Klima, Margaret Langdon, John Lawler, Kee-dong Lee, Odo Leys, David McNeill, Dan Morrow, Pam Munro, Geoff Nathan, Leonard Newmark, Elissa Newport, Don Norman, Rachel Reichman, Dave Rood, Brygida Rudzka-Ostyn, Dave Rumelhart, Sanford Schane, Hansjakob Seiler, Eve Sweetser, Len Talmy, Jeanne van Oosten, Chuck Walrad, David Waltz, Don Wayne, Don Wesling。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学生选修了我的空间语法课程。尽管其中的思想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接受的语言理论从根本上是冲突的,他们仍然愿意认真对待这些思想。我谨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中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有语言学专业的,也有其他学科专业的,有我指导的博士生,也有其他教授的博士生。由于人员众多,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他们的评论、提问、论文,以及他们的兴趣、鼓励和对那些仍在形成阶段的想法的宽容,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激励我努力。谨以此书献给所有这些学生。

R. W. 兰盖克

目 录

绪论与综述	(1)
-------------	-----

第一部分 研究取向

第一章 指导思想	(11)
1.1 总体假设	(11)
1.2 方法论假设	(33)
第二章 基本概念	(61)
2.1 语法的本质	(61)
2.2 语法结构的本质	(82)
2.3 成分关系与对应	(92)

第二部分 语义结构

第三章 认知能力	(105)
3.1 心理经验	(105)
3.2 自主加工	(114)
3.3 焦点调整	(121)
3.4 转化	(142)
第四章 认知域	(152)
4.1 认知域的种类	(152)
4.2 词典和百科全书	(159)
4.3 位移、有序性和距离	(170)
第五章 事物	(188)
5.1 侧面与基体	(188)
5.2 有界区域	(194)

2 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

5.3 抽象描写	(202)
5.4 空间的边界和形状	(213)
第六章 非时间性关系	(218)
6.1 关系侧面	(218)
6.2 基本概念关系	(226)
6.3 射体与界标	(235)
第七章 过程	(248)
7.1 时间侧面	(248)
7.2 完成性过程与非完成性过程	(258)
7.3 复杂性的维度	(271)

第三部分 语法组织

第八章 配价关系	(281)
8.1 对应	(281)
8.2 构式里的凸显	(292)
8.3 自主和依存	(302)
8.4 组构	(313)
8.5 标准的配价关系	(327)
第九章 象征单位	(331)
9.1 音位极	(331)
9.2 语义极	(350)
9.3 象征关系	(357)
第十章 范畴化和语境	(369)
10.1 复杂范畴	(369)
10.2 图式性网络	(377)
10.3 双极网络	(386)
10.4 语境	(401)
第十一章 允准和分布	(409)
11.1 构式和分布	(409)
11.2 系统动因	(425)
11.3 现实化、计算和类比	(437)

第十二章 合成	(449)
12.1 可分析性和相关现象	(449)
12.2 合成即范畴化	(466)
结语与展望	(481)
参考文献	(483)
术语表	(496)

绪论与综述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和论证一种关于语法结构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这一思想产生于关于语言结构组织的一种全面而统一的看法，即根据认知处理描写语言结构组织。基于此，我将这一理论框架称为**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

认知语法从根本上与当前语言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相抵触。在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研究意义的时代，认知语法注重研究的是意象；在大多数理论家将句法看作自足的形式系统已成事实的时代，认知语法主张句法和语义不可分割；在人们普遍要求为众多的独立领域建立各自专门理论的时代，认知语法寻求为语言结构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最后，在一个越来越把形式化和严密论证看作可行的语言研究必要条件的时代，认知语法提出，这些考虑必须服从于一个更基本的需要，即从概念上澄清根本问题。

当前语言理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概念基础层面的问题。我以两个简短的例子说明。一个是**修辞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的问题，包括习语、隐喻、语义引申。修辞性语言在现行的各种理论中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所做的至多也就是对其进行特殊的、临时性的描写。然而，事实上，在语言中很难找到比修辞性语言更普遍、更根本的东西了。即使在语言结构领域，我认为也是如此。如果把修辞性语言从我们考察的语料中系统地剥离出去，那么所剩就寥寥无几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审视和描写语法结构，把修辞性语言视为一种自然的、意料之中的语言现象，而不是将其看作与众不同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一个适切的语言分析的概念框架不应该把修辞性语言看作问题，而应该视之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

第二个例子与基本的传统语法概念的定义有关，如**名词、动词、修饰语、主语、从属**等等。每个语言学家都离不开这些基本概念，但很少有人愿意以一种恰当、明确且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定义它们。当我们向学生解释这些概念时，通常提供一些典型例证，或只是提供一个粗略的字面定义，而我

们自己都知道这样的定义无法让人满意。迄今为止,语言学界还没有在一个连贯的、完整的概念框架的背景下,使用更为根本的概念对以上语法概念进行总体的、可行的、富有启发性的描写。

我认为,期望一种语言理论能够以简单、自然、直觉上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基本概念问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仅仅把现有知识形式化的问题,也不是从现有的模型中进行推断,或是沿着已有的老路子反复探索的问题。相反,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一种创新的思路,使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且富有成效的方式解决这些传统问题。认知语法试图对这一要求做出响应,它需要语言学家们的概念取向有一个激进的转变。这一激进的概念取向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术语和符号,大家过一段时间才能习惯这些。这一概念取向拒绝接受当前盛行的众多理论假设,其中有的得到一些语言学家默认并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以至于难以想象会有其他的、不同的观念取而代之。除此之外,认知语法在基本组织原则上也有别于当前业已确立的各种理论,其差别体现在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应该考察什么样的语料、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什么证据是令人信服的等等。

因此,虽然对这一模型进行简洁易懂的概括是可能的,但也是十分困难的。只有通过全面阐明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并介绍其中一整套众多的概念及描写手段,才能对认知语法分析语法结构的思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另一个困难是,认知语法不是一个完全成形的或者形式化的理论,应该更现实地把它看作是一个正在逐渐发展的理论框架。它还会有重大的修改,还需要扩展、细化,以及更明晰的论证和阐释。

尽管如此,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已经凝练为一个相对稳定、高度统一的概念系统,可以比较准确地勾勒出其总体轮廓。这一概念系统对语法结构的认识的核心是三个密切联系的主张,即本书关注的焦点。这三个主张是:

1. 语义结构不是普遍的。不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同的语义结构,而且语义结构建立在约定俗成的意象(conventional imagery)基础之上,必须参照知识结构才能描写。

2. 语法(或者说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表征。相反,语法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对语义结构约定俗成的象征化。

3. 在语法和词库之间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区分。词库、语素、句法构成

一个由象征结构组成的连续统,这些象征结构在多个参数上存在着差别,只能人为地将其分成不同的部分。

读者看完本书的许多章节后,才会逐渐理解这些主张的具体含义。同样,也只有看完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才能对认知语法整个模型是否具有缜密、充分的论证和深邃的思想做出判断。

现在看来,我早期颇为有限的一些著述只是对整体框架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论述。在我自己的研究中,一些著述(1975,1976)可以被认为是目前理论的初期成果,其他著述(1978,1979,1982b)反映了这一模型的雏形,还有一些著述(1981b,1981c,1982a,1984,1985)论述的是该模型现在的形式。我的学生们在文章和学位论文中运用这一模型对语言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描写和刻画,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和洞察力。Eugene Casad 研究了科拉(Cora)语的方位系统(1982; Casad and Langacker 1985); Bruce Hawkins 研究了英语的介词(1981;1984); Susan Lindner 研究了英语中的动词-小品词组合(1981,1982); David Tuggy 研究了西班牙语的领属格、与格(1980),以及墨西哥泰特尔辛格地区(Tetelcingo)的纳胡阿图语(Nahuatl)中的动词的及物性和形态(1981);还有 Claude Vandeloise 研究了法语的空间词汇(1984)。

每一个成果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是那些自称为革命性的创新性成果也是如此。尽管我对目前那些可以称为“主流”的理论很不满意,但我认为对其中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无论怎么引用或承认,都无法充分体现它们的价值,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与认知语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些研究十分庞杂,但可以清楚看出它们在以下方面取得的共识:它们都认识到语言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完整统一的性质,并且它们都关注语言理论和语言描写的自然性。这些共识淡化了任何观点上的分歧,并将各种思路和看法统一为一个松散而又协同的共同事业,促使我们去寻求一个可行的、不同于目前主流理论倾向的语言理论。“自然语法”可以作为这一领域整体的恰当的名称。

这里无法毫无遗漏地列举所有这些学者及其著述,只能通过引述有代表性的例子来描述整个领域,同时向我没有明确提到的许多学者表示歉意。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位学者是 Dwight Bolinger。之所以特别提到他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期致力于揭示语言现象的细微之处,并对语法词素和语法结构的语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阐释(如 1961,1977)。

Chafe 的研究也令人瞩目,他为构建一个不同于生成语法范式的理论框架方面做出了原创性的努力;Fillmore 在语义学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指示语的研究和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的建立(1975,1977,1982)。George Lakoff 长期以来强调基于认知进行语法结构研究的必要性、自然性在语言理论中的重要性、隐喻在语言和心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范畴化的至关重要的本质以及语法的非自足性(1977,1982,1984a,1984b,1987;Lakoff and Thompson 1975;Lakoff and Johnson 1980;Lakoff and Kövecses 1983)。还有近年来关于处所表达式的研究,包括 Brugman (1981)、Herskovits(1982),以及 Talmy(1975,1977,1978,1983)的诸多贡献。这些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与认知语法中处所表达式的处理如出一辙。Fauconnier 关于“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之间的对应关系的重要研究(1985)在很大程度上与认知语法对其所考虑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是一致的。我很欣赏 Moore and Carling(1982)提出的关于语言结构的非自主性的观点,Haiman 在象似性(iconicity)方面的研究和他对百科语义学所做的评述(1980,1983),Hudson 在发展“词语法”(word grammar)方面的努力(1984)以及 Wierzbicka 对意义细致入微的、富有想象力的研究(1972,1975,1985)。认知语法与当代几个研究学派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紧密联系,其中有变异理论(variation theory)(Bailey 1973)和“哥伦比亚学派”(Columbia school)(Diver 1982;Kirsner 1977,1980;García 1977;García and Otheguy 1983)。尤其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以 Givón(1979,1983,1984)为先锋的“功能主义”传统下进行的大量研究,包括 DeLancey (1981)、Kuno(1980)、Hopper and Thompson(1980),以及其他众多学者。如果说认知语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描写语言结构的全貌,那么功能主义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结构所具有的相对的典型性质,并对其做出解释。

认知语法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生成语法传统的思路,并拒绝接受生成语法的许多根本观念。但是,认知语法的框架与各种版本的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之间还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尽管认知语法并非由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发展而来,但它确实与生成语义学一样,都明确关注意义的研究,致力于为语法和词库提供统一的解释(参看 Lakoff 1972;Langacker 1973b;Sadock 1980)。此外,一直以来,生成语法的所有版本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强调表层形式,越来越少地依赖由抽象的深层表征进

行的转换派生。有些版本,比如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structure grammar)(Gazdar, Pullum, and Sag 1982),与认知语法一样,赞同完全取消这些派生操作。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认知语法和蒙塔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Partee 1975; Cooper 1980)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尤其蒙塔古语法中在语义规则与句法规则之间建立联系方面。但是,两种理论在如何阐释这一联系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在语言的语义研究上也有根本的分歧。认知语法对词库的强调与某些版本生成语法的思路很相似,例如词汇-函项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Bresnan 1982)。认知语法对词库的处理与 Jackendoff(1975)运用词汇冗余规则(lexical-redundancy rules)建立的完整词条模型(full-entry model)很相似。此外,认知语法与 X-阶标句法理论(X-bar syntax)(Jackdoff 1977)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包括对不同范畴的相同之处进行抽象概括的手段,即图式(schema)。认知语法还赞同 Bresnan(1978)的观点,即寻求一个关于语言结构的、有心理现实性的解释,将语言结构与认知处理直接联系起来。同时,认知语法同意 Jackendoff(1978,1983)的观点,将语义结构与概念结构等同起来。但是,认知语法不赞同两位学者所承认的存在一个自主的句法层面。

在一些根本问题的立场上,认知语法反映了关于语言和心智的分析中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即从机械论的观念转向一种更适用于生物系统的观念。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例如对合成现象的研究,见第十二章),认知语法可以被看作是一般系统论(参看 Laszlo 1972)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另外,认知语法认为基于充要条件的、离散的范畴化在认知上是不现实的,它强调一种原型(prototype)或“中心趋向”(central tendencies)模型(Rosch 1975,1978; Hawkins 1984; Lakoff 1982)。认知语法还拒绝区分字面语言与修辞性语言(参看 Lindner 1981; Rumelhart 1979),并认为形式逻辑无论是作为一般思维或特定语义结构的模型都是不合适的。更具体来说,认知语法认为意象(imagery)和隐喻不是我们心智生活的边缘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心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看 Kosslyn 1980; Block 1981;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Lakoff and Kövecses 1983; Ortony 1979)。最后,认知语法强调语言使用,对词汇意义的研究与维特根斯坦后期(Wittgenstein 1953)的思想不乏相似之处。

语言理论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意义的本质以及如何描写意义的本质。意义是一种认知现象,最终必须当作认知现象来分析。我认为这一点是不

言而喻的。因此,认知语法把意义看作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被阐释为认知处理)。在这一点上,它与语义理论中的一些主要传统是相悖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传统中的许多研究努力避免把意义等同于概念化这一结论,尤其是许多基于真值条件的形式语义学以及更新一些的“情景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Barwise and Perry 1983)。把意义看作概念化或认知处理的研究还有 Chafe(1970)、Miller and Johnson-Laird(1976)和 Jackendoff(1983)。尽管认知语法在这一点上与它们相似,但在具体细节上与它们相似的地方仍是微乎其微。

就基本取向而言,认知语法与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有很多基本共同点,其中的许多思想和假设在这两个学科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理论。甚至可以预料,认知语法未来在更多方面会与之趋同。但是,我还是应该强调认知语法的渊源与动因主要还是语言研究,这一点反映了我本人的学术背景和信念。我认为,只有语言分析才能够为深入解释语言结构提供唯一坚实的基础。语言学家不可能期望走进一个心理学店铺或是一个人工智能商场,发现货架上正摆放着一个合适的模型。但是,他们可以期望找到许许多多关于语言行为和一般认知过程的有用的概念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如果设计自己的模型时能够实现与认知科学家的发现最大程度的一致,那将是非常明智的。

本书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是一种思辨心理学(speculative psychology)活动。在这些部分,我比较大胆地探讨认知事件,有时还相当详细地讨论它们的架构和相互关系。所有这些论述必须予以正确看待。我并没有比其他人更为有利的条件接触人类心智的运作,因此本书中提出的关于认知活动细节的思想显然有相当多的(有些人也许会说,令人无法容忍的)思辨成分。尽管如此,一个基于认知的语言分析在某些时候必须从认知角度予以认真的解释。我提出的关于具体认知事件的思想也许是很不准确的,但是现在开始认真考虑这一层面上一个可行的分析不算为时过早。对这些思想我使用“思辨”(speculations)的说法(而不是“纯粹的猜测”、“纯粹虚构”或“完全幻想”)是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在提出这些思想时,我非常严格地坚持了心理学上的合理性和语言学上的必要性这两个重要原则,我所依据的几乎全部是那些看起来毫无争议的认知能力(例如比较两个事件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而且,有一些语言学概念在任何全面明确的分析中都必须容纳在内,只有在说明这些概念时我才使用上述认知

能力。其次,由此产生的整个系统具有某种连贯性,这促使我认为这一系统在许多方面也许是合理的,至少我们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学到一些东西。

与其他熟悉的语言理论相比,认知语法涵盖宽泛,思想上与它们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要对其理论基础(更不用说整个理论大厦)给予细致、全面、通俗易懂的说明确实需要大部头著作,所以我已经计划写第二卷。这两卷书相互依存,为同一部作品的构成部分。两本书功能上有一些重合,但第一卷可以大致看作是详细描述认知语法理论的主要思想,第二卷是这些思想在一些代表性的语法现象中的应用。当然第一卷可以单独来读,但是其中提出的思想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们对整体的语言描写的价值,而第二卷正是试图通过描写具体现象证明这一点。我并不期望仅仅靠第一卷书就能使读者详细地了解,认知语法是如何对语言结构的诸多领域和那些相互作用的维度进行说明的(尽管第一卷确实提供了许多简略的实例)。第一卷的作用实际上在于说明认知语法的哲学思想,阐明其对语言组织和语法结构的本质的看法,并为深刻地揭示语言结构的特征制作一套理论工具和描写工具。

第一卷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认知语法的总体假设和基本概念,该部分提供的入门信息极其重要,因为认知语法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与主流理论背道而驰。第二部分是对认知语法的语义思想的说明和解释。我们参照认知处理描写语义结构,并认为语义结构就像百科知识,无所不包。并且,我们对名词、动词等基本语法范畴从语义角度进行界定。第三部分介绍认知语法关于语法结构的整体思路,依次讨论语法构式的本质、组成语法构式的象征成分,以及与合法性(well-formedness)和分布(distribution)有关的问题。按照目前的设想,第二卷也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名词性结构,第二部分讨论动词性结构,第三部分讨论其他各种各样的专题。